

闪亮的新人

柯 蓝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7.7

内 容 介 绍

本书选入柯蓝同志的短篇小说十四篇，大部分作品是写湖南农村题材的。有的反映人民公社化和农业大跃进的生动情景，有的反映抓纲治国的新面貌，塑造了一些各有特征的艺术形象。

插图 卢叶子

闪 亮 的 新 人

柯 蓝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7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5万 印数：1—30,000册 印张：6.875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096 定价：0.56元

目 录

竹楼夜话.....	(1)
火车上的少校.....	(19)
一手抓金 一手抓银.....	(27)
洋土结合.....	(41)
一家班.....	(58)
公社小女将.....	(70)
钥 匙.....	(89)
一花赛过一花.....	(105)
海滩田.....	(125)
三打铜锣.....	(139)
闪亮的新人.....	(158)
为了新的长征.....	(176)
意 外.....	(187)
老奉的心事.....	(203)
后 记.....	(216)

竹楼夜话

——记洪桑波跟“鬼”斗争的故事

十二月的阳光，在祖国西南的边境上，是如此的妩媚娇柔。我们坐在傣族弟兄洪桑波同志的竹楼台阶上，喝着傣家弟兄特有的菜花茶，望着蓝天白云；望着那一束束高大的碧绿青葱的风尾竹在和风中摇摆；望着路边、田边一片片绿亮亮的宽大的芭蕉大叶、绿油油的木瓜树叶，以及那些绿得有些发黑的剑麻。……放眼望去，几乎没有一块空白不是一个绿的世界。四周是如此的宁静。我们完全被这美丽的景色征服了。听见和我们同来的风平区委书记介绍了我们来访的目的之后，洪桑波谦逊地笑了笑，好象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。区委书记见了，便笑着说：“洪桑波，还是你自己说说吧，这事情要不让你自己来讲，外地来的同志都很难相信，谁也不会想到这事情会发生在一九六一年的十月，特别是今天世界上科学这么发达，很多过去认为神秘的事情，现在都被人识破了。可是在我们这个山区里，却发生了这件事，人还要跟‘神’、跟‘鬼’打架！”说着，全竹楼的人都笑起来了。就在这热烈的笑声里洪桑波喝了口茶，慢慢地说了起来。下面就是他那天说的话，而且他还是用一口半熟的汉话对我们说的咧。

我的家世居在云南边境傣族地区。名字叫洪桑波，今年四十二岁。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种田的。我从小就跟着受苦。没有饭吃，家里给土司交不出租谷，父子俩只好跑到缅甸去打短工，到那边茶场去采茶叶，当了几年茶工。从来没念过书，那里象现在能看傣文的团结报，还认得几个简单的汉字。那时我真是什么也不懂。本来我们那地方都信佛，每一个寨子都有一个奘房^①，是敬佛的。每一个寨子的中心还搭着一个鬼棚，是给鬼住的。我年纪小的时候，跟着大人又信神又信鬼。记得有一年我害了病，父亲上奘房里去求神，主持奘房的老佛爷对父亲说，奘房前的那棵又高又大的大青树，昨天给风吹折了几根树枝，地方上要不吉利了。你这孩子快找个干爹吧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的父亲就在寨子口的大路上，插上一些小小的纸旗，和几柱半截长的香。一声不响地在地上泼了一些水，他自己便躲在大青树的后面，露出半个脸来，睁大着一双眼睛，动也不动地望着大路口那边。按照老佛爷的说法，那早上第一个从这路口上走过的人，就是我的干爹，便可以把他请到我的家里去。不想，等了一会，静悄悄的大路上，过来了一个挑水罐的人，我父亲见了，便从大青树后面冲了出来。正要上去抓住他，那个人看见地上的小纸旗和泼的水，知道有人要认干爹了，拔起腿就跑。我父亲便在后面又追又喊。那个人看见跑不掉了，只好站下来，却把头勾得低低的，连脸也不敢转过来。原来这个挑水罐的，是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，她怎么好意思当人家的干爹呢？我父亲看见她满脸鲜红，立在那里半天也不开口，便笑着走上去说：“不要紧，等你出嫁了，再给我儿子做干妈吧，这是老佛爷的意思啦！”

①奘房：旧式佛殿。奘：zàng，念葬。

我们都不能违抗！”这一说，说得那个大姑娘更不好意思，又不好意思不肯。我父亲便连忙拿出老佛爷给的那一截红线绳子，系在这个大姑娘的手腕上，正正经经提醒她说：“先给你留下这个表记，等你一出嫁就来换银手镯，千万别把这表记丢了。要丢了我孩子的病好不了，连命也活不长啦。”后来我认了干妈，病好了，老佛爷还要我们家给柴房送油灯，我父亲没钱买油，又怕得罪了菩萨来世受苦受罪，便在自家竹楼前，搭了一个小竹篷，放上一个小水缸，每天烧上一缸茶水，给来往过路的行人解渴。我有时还站在这茶缸边，看见有人过来了，就用竹筒端着茶送了上去，人家不渴也要他喝，因为这是老佛爷讲的我们要积阴德呀。

反正，我从小脑子里就装满了这些迷信东西。凡是柴房里传出来的每句话，我都信。什么老鹰在寨子上空打了几个圈，寨子里的人就不能到田里去啦。什么挖了大青树下面的土，断了地气，寨子里就要死人啦。我听了就害怕。不光我一个人这样，我看我们寨子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都相信。不要说解放前，就是现在解放了十多年，相信那些迷信鬼话的人，在我们这里还不少啦。你听了不要笑，就说我现在，要不是在社里当生产队长，对这个神呀、鬼呀摸到了一点底，我还不跟他们一样！要换上早几年，共产党不来，我要得了今年这场大病，早死得变成一堆骨头，跟那些鬼和神住在一起去了。

说起来，这就要从我们寨子里闹鬼的事情讲起。

那是一九六一年八月。我们芒波生产社喂的一些猪，常常从竹山后面窜出去，跑到田里去吃稻子，还把我们邻近社的甘蔗田和香蕉林踏坏了。我和社长商量，大家说，只要把从竹山通到田里去的路挖断，猪走不过去就行了。为了生产，我便约了队上的几个人，花了一天时间，把路挖断了，修了一条沟，在沟上搭了

两根竹子，这样猪走不过去，人还走得过去。你看，这么一件小事，这样不就解决得很好了吗？谁知到第二天，就从这件芝麻大的事情上，生出枝叶来了。

开先是传出来一阵话，有人讲我们那天挖路，把寨子里的地气挖断了。

我听了，心里笑笑，没有理睬这种鬼话。

隔了几天，风越刮越大了。有人说，在寨子外头的那棵大青树下，天黑的时候站着一只豹子，张着嘴在嗷嗷地叫。又有人说，一清早在水井边，看见一个大头绿脸的怪东西，看见有人去了，噗嗤一声跳到井里……这一天，无风起了三尺浪，寨子里的姑娘，一早一晚都不敢到田里去生产。许多人家早早就把门关上。看见我们几个挖沟的人，也老远地就让到一边，好象怕沾上什么东西似的。

我一看这么闹下去，影响生产啦，便找社长商量。恰好这时候，社长跟支书要到县里去开会，连社里的几个生产委员，还有团里的干部，也都要走。社里单单留下我跟一个会计。他们临走的时候，对我说：“洪桑波，这里头只要没有坏人破坏，就不要紧，你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首先，你自己心里不要有鬼就行了！”当时我听着都笑了。这几年在党的培养下，我好歹还是个队干部啦。要说我还信鬼，那是不信的。不过我当时还拿不出办法，心里也有点空虚。因为我知道我们这地方，神神鬼鬼的事，闹了几辈子。凭我一张嘴去说是不行的。我想只好让他们闹几天吧，等到没有什么事情，这风声也许就会自己平静下去的。

这样又过了几天，我领着队上的人在田里割稻子，忽然有一个女队员，跑来找我，她名叫米亨波。这人三十九岁，说她的成份，娘家是旧社会的老干（头人），婆家是富农。解放前我还在她

家帮过六年长工。只见她猛地往田边上一坐，朝我大声喊着：“喂，给我装烟！”我一听，这个米亨波，今天怎么啦？她不是从来不抽烟的吗？这时，她的老弟走过来，装了一管旱烟给她。不想她真的抽起来了。我在一边冷冷地看了她几眼，没有理她。不过周围的人倒有些害怕的样子，在一边轻声轻语地议论。大家围在一边等着看她还要做什么，还要讲什么。米亨波却好象什么也不知道，把烟吸得大口大口地往外吐……，直闹了好一阵。

到了晚上，我已经睡下了，米亨波的老弟忽然跑来找我，惊慌慌地喊：“队长，你快去看看米亨波吧。”我睡在竹楼里问：“她怎么啦？”她老弟在门外回答说：“她变相啦，又架起腿坐在桌子上抽烟啦！她说她是寨神，叫社里的干部去谈话。”我当时因为劳动了一整天，身子实在太困了，觉得全身骨头里发酸，没有气力，不大想起来。再说我心里还在想，我洪桑波现在不是你米亨波家的长工啦，我是新中国的农村干部，我能随随便便就这么给你们富农叫去，跟什么寨神谈话吗？解放前，我倒真有几分怕这个寨神。现在，我不认得你寨神了，便没好气地说：“社里的干部都到县里开会去了，没有人去跟她谈话。”门外的人见我口音不对，叫了一阵就走了。

这个叫门的一走，我好一阵睡不着觉。后来心一横，我想：如今解放了，寨子里还兴闹鬼吗？别信那一套！我就是这么个牛脾气，遇事想得简单，火不烧到屁股上，我不晓得痛。说真的，这晚上我还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咧。

谁知到第二天，事情就坏啦。我还没有起身，寨子里的老大妈老大爹都到我竹楼里找我来了，一个个长吁短叹地说：“队长呀，天塌啦！寨神生气啦！我们不把挖的沟填平，不把寨子里的鬼房盖起来，寨子要遭火烧，人也要遭鬼咬啦……。”她们说着说着一

个个脸都拉长了。几十双眼睛都望着我。我一边听一边思量：在这个骨节眼上，社干部又不在家，我的话可要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说呀。真是连眉毛梢子也不好乱动一下。我左思右想了半天，才说：“社干都不在家，这件事要慎重，我们晚上开个会研究一下再说，好不好？”听了我的话，老大妈老大爹都不再看我的眼睛了，他们把头摆在一边，谁也没有吭声，坐了一会，一个个就都抽身走了。我一看这个情景，全身凉了半截，连早饭也不吃就往田里跑。我想队上还有个会计，快找他去商量商量吧。等我赶到田里一看，今天来生产的人少了一半。他们看见我来了，也不看我，也不过来和我说话。好象我做错了什么事，害了他们一样，都板着脸在生我的气。只有那个老会计，是个五十来岁、早前做过生意的老先生。他放下手里的镰刀，走过来对我说：“洪桑波！昨天晚上寨神来找你，你不去，他们把我叫去了！”我一听这话，心里一惊，马上瞪着眼睛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一个人去啦！”老会计也不上火，用一张要笑不笑的脸对着我。我看着他心里生气极了！我想，好哇，你要迷信你也不能忘了你在队上当会计呀！正要冲着他讲几句，老会计又说了：“洪桑波！别的话都不要说了！昨天晚上我已当面答应寨神啦！把你挖的沟填平。寨子里的鬼房也盖一个新的！求寨神保佑我们人畜清吉！”我一听，由不得就在田里跳了起来，大声喊道：“把沟填起来，再叫猪去吃稻子吗？你没看见各队都在收割，猪一放过去，稻子不都吃光了？现在全寨的人，一天到晚忙生产都忙不过来，还有谁去给寨神盖鬼房？”可是田里的人跟老会计，看见我发脾气，却没一个人来理我。好象他们不和我吵，自有那些寨神和寨鬼会来和我算账似的。他们任凭我吵闹了一阵，一个个都割稻子去了。我这时候急得真想一口气跑到县里，把社里的干部都找回来。后来一想，我一走，队里的生产怎么办？

他们要把沟填起来了，怎么办？我走开不得呵！……我一声不响地坐在田边上，呆呆地想了一阵，一时真是拿不出个主意。我知道要是我现在跑去对全寨的人说，这世上没神没鬼，他们一定会当面往我脸上吐痰！这是我们傣族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迷信呵，一下子怎么改造得了？再说，这个大道理，我自己也还说不清楚。可是我看见这些黄橙橙的大粒大粒的谷子，又实在心疼。这是辛辛苦苦耕种起来的呵，怎么能听鬼的话，随随便便糟蹋，给猪去吃呢？我们这边地上，年成好，粮食打得多，不好卖给国家，拿去支援祖国的建设吗？寨神怎么这样不讲道理，不爱惜粮食，装神弄鬼地来害我们呢？……当时就是这么一股子心思顶着我，使我下定决心，绝对不能让人去填沟。我当时决心跟这个寨神赌赌气。我越闷气胆子也就越大。当天晚上，我就披了床毯子，在沟边守了一夜。第二天夜里，我又到那里去守望。正坐在沟边上打瞌睡咧，忽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不久就涌过来十几个人。我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了，连忙跳起来，张开手臂，对着他们喊了一声：站住！那十几个人全没有提防，不知道是我守在这里，听见黑地里一声叫喊，吓得他们一个个昏头转向，撒开腿就跑。我在后头招着手喊：“不要跑，不要跑。”他们也不听。我真后悔当时不该惊散了他们。我想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来填沟，只好这么偷偷摸摸地干，见了我又躲躲闪闪的，这说明他们倒底也还是有心虚的地方，我应该找他们来开导开导，叫他们不要跟在人家后面瞎起哄才好。……

就这样，我一个人坐在沟边上，想了又想，正在盘算，想一个法子，找一些群众来说理。忽然那边又沙沙地传出来一阵脚步声。我站起来一看，大约有七八个人朝我走来了。为首那人就是米亨波的老弟。他跑过来气喘喘地对我说：“队长！不得了，寨神

又到我们家来了。你快去看看吧。”我朝他们扫了一眼，心里想着：一定是刚才十几个人来没有能把沟填平，回去交不了账，又借寨神来发脾气了。我便问他：“还有一些什么人在你家里？”跟来的人帮腔说：“嗨，拥了一竹楼的老老少少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叫我去做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队长，你出面去跟寨神讲讲吧。寨神指名要见队长啦！”我一想，去就去吧，借这个机会给群众讲讲道理也是好的。同时，我看出他们还不象是要把我骗开好动手填沟的样子。于是我拉起脚步就往寨子里走。他们有的在前引路，有的就在后边跟着。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。不过我抱定一个主意，这回去是找群众讲道理的，那个寨神我是万万不理她的。……说句老实话，我心里虽然是跟这寨神赌气，但也不想随便惹她，怕万一惹得不好，惹出事情来了，反倒不好收拾！所以我一到那里，一心只准备找群众开会……

我一边盘算一边走进米亨波家的竹楼。这时，竹楼里里外外都围满了大人小孩。奇怪的是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一个个都见神见鬼的连大气也不敢出。我一进竹楼，只见米亨波这个女人，披头散发，坐在一张小方桌上，两手两脚伸开，正在不停地拚命抽烟。她的脚底下已经丢了一地的半截纸烟头。只见她抽几口便把没抽完的纸烟往地下一丢，对着站在她面前的人，大声喊：“你们答应了，为什么不给我盖房子，为什么还不把沟填平？”站在她面前的几个迷信思想重的老人，吓得一个个连忙点头，对着米亨波恭恭敬敬地说：“请寨神回去，我们一定办到。”米亨波听了，就把手在空中乱挥乱舞，唱了起来：“明天不办，火烧全寨！”……你听了不要笑！这个寨神发威的场面，可真有点吓人啦！加上我从小就跟着爹妈信神信鬼，信了快三十年，现在当干部的时间还不长，又是头一回碰到这种事，真是一脚踏在桥眼里，上又上不得，下又

下不得，拿不定主意。我站在竹楼门口，看着这场面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。这时，米亨波看见我一声不响，大概已猜出了我心里有几分胆怯，只见她脸上露出得意的冷笑，猛地一下朝我扑了过来。说老实话，我当时真吓了一跳。想不到这个寨神有这么厉害，再加上她那披头散发、张嘴瞪眼的样子好难看呵。立在我身边的几个小孩，看见她扑过来，早吓得哇哇地乱哭乱叫地乱窜。我向后退了一步。她看见我这一退，也许以为我是吓慌了，就又冲着我张牙舞爪地捧着肚子发出一阵尖笑。那又尖又细的鬼笑，听起来叫人全身发麻，汗毛倒竖！我还从来没听见女人这么笑过。这家伙装得真象呵！我当时真给她弄糊涂了，我犹豫起来了，难道真的有什么寨神附在米亨波的身上了吗？嗨——，真糟糕，只要我这么一想，我觉得我的腿好象都有点发软了。而米亨波，却顿时好象长高了几丈。只见她一个纵步，跳到小方桌上，学着男人的声音，指着我叫：“洪桑波！你过来！——你是队长，你答应给我盖房子……你不答应我先烧了你的家屋……”嗨——谢天谢地，我真要感谢她这么大声地叫了我一声队长。呵哈！她这一喊，就象是一声炸雷，反倒把我打醒了！我这个人也真是怪！一听见“队长”这两个字，我全身就来了一股子气力，手脚也活了，头脑也活了。我想：我是个队长，是个领导生产的农村干部，共产党和新中国把我培养起来，我今天能在这里塌台吗？平日开群众大会，我都能给大家讲新道理，现在怎么就不会张口了呢？今天管她是鬼不是鬼，我要拿新道理、革命的道理跟她斗斗看，看是她斗过我，还是我斗过她？我便壮着胆子走上一步，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她说：“我是寨神！”我问：“你来干什么的？”她说：“我来要你盖房子！为什么你们不敬神，房子坏了也不修？”我一听就生气了，顺口说了一句：“要修你们自己去修！”她说：“我今天来就要

你修！”我听了就用当干部的口气说：“新社会不兴这个话！现在你不能明的剥削人了，还想装鬼来剥削人吗？……”米亨波一听这句话，就好象当胸插了一刀，慢慢从小方桌上坐了下来，话也回答不上了。她只好打了一个停顿，瞪着眼说：“你不要惹得我们生气了，我们也有兵的！”我问她：“你们有多少兵？”她说一共有两三百人！我问住在什么地方？她说住在龙汉寨！我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龙汉寨那么小，怎么能住得下两三百人？全是假话，你骗得了谁！”我这一说，把这个米亨波的威风打下去一些了。原来一些老妈妈围着她，还给她递纸烟的，也停下来不给她递烟了。我便趁势问她：“今天你们来了几个人？”她答：“五个人骑马来的！”我问：“为什么没有看见马？”她说拴在柴房里了。我便说：“你不走，我们把你的马拿来枪毙！”她显得有点害怕地说：“洪桑波，我们是保护寨子的！五八年你们闹事，我们四乡八方的寨神全搬到龙汉寨，龙汉寨的事，你惹不起！”我听她又提龙汉寨，知道那地方偏僻，闹神闹鬼的事多，群众一听就害怕！我要想法子揭穿她，便问道：“你们保护龙汉寨，那龙汉寨办了社没有？”她说：“没有！”我便进一步问她：“你们是寨神，又在龙汉寨管事，寨子里有多少贫农，有多少困难户，你知道吗？”她连忙说：“不知道！我们没有会计。我也老了，八十岁了！”她这么一说，满屋子人都没那么害怕了，还有人发出轻轻的笑声来。我便笑着说：“你这些事都管不了，还要人家供养？你不配当‘寨神’！”米亨波听着，心里有几分不服，便反问我：“你在这里当队长，你能知道寨子里每户人家有多少粮吗？”我听了大笑起来，随身拿出个本本说：“好！我算给你听好吗？”米亨波不敢听，连忙说，我老了，不行了，我不听！我看见她的气焰给我打下去了，群众也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的议论起来。现在是到了我教训这个米亨波的时候了。便走近她

一步说：“我们让开一条路，你给我快走！今天我们这里是群众的寨子，是社会主义的寨子，没有你走的路。日后寨子起火，我来找你，叫解放军开炮打你！你要再敢来捣乱，我拴住你，把你枪毙！你还敢不敢来？……”我越说声音越高，我看见米亨波全身打颤，把眼睛望在地上，最后只好小小心心回答说：“我不敢来了。”说着她还装着寨神，把手里的纸烟头乱丢。我一看气了，便一声炸雷地喊：“你要是用纸烟烧了房子，我今天就抓起你！”这一喊，米亨波吓得从桌上跳下来，转过身就往外跑。一到外面，她装做骑马的样子，一抬腿就跌倒在地上，人也跟着昏过去了。她弟弟连忙出来，把她从地上背了进来。好半天她才醒来，却装做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不记得了。不少人看见她装得这么象，心里有些害怕，便跑过来对我说：“队长，刚才你斗了寨神，寨神没有讲过你，丢了一场面子走了。日后要出了什么事，怎么得了呢？……这沟还是填了吧！”我听了，笑着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女人们在一边回说：“不填沟，寨子要起火，大人小孩要生病！”我说：“要是填了沟，以后寨子里再死人、生病怎么办？”女人们被我问得没有话说，一个个散了。反正这一场闹鬼，就这么给我硬顶住了。

可是事情还没有完啦。过了五天，我从田里生产回家，我老婆站在院子里哭，她指着躺在猪槽边的那只花肚猪说：“你快来看，有人把我们的猪砍了一刀。”我走过去蹲下来一看，刀口子有一个巴掌长，鲜血还在往外冒。看样子是刚砍了不久。马上我心里就明白了，这是因为我斗了鬼，坏人给我的报复。看来事情比我想的还要复杂，我对我老婆说：“嗨——，你哭什么，哭有什么用？这是反革命分子在捣鬼，在破坏生产，我们有政府，有解放军，还怕斗不过他们？”当时我可是一根铁棍子，不肯弯！反正我一拳打出去了，就跟他们干到底。这个砍猪的人，他不要给我抓着，

碰着我，我饶不了他！

空气马上紧张起来了。社里的干部们都提高了警惕，县公安局的同志也下来调查了。用不了好久，就发现了闹鬼的背景。在我们这边境上，帝国主义分子和残余的蒋匪帮，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来破坏我们的。这些反革命分子利用迷信观点，搞政治阴谋活动。对付这些家伙，我们是有办法的。找到了为首的分子，抓的抓，管的管，就制服了。只是剩在我们头脑里的迷信观点，就不好对付啦！这是思想问题，硬是要慢慢说服才行啊！我时常在想，我们革命，要革到什么时候，才真正能把这些神神鬼鬼的迷信完全革掉呢？你看，自从我那次跟寨神斗了一场以后，隔了快两个月了，他们还在为我担心。有一天，寨子里有人从田里生产回来，在大青树下碰见了一头豹子。本来这豹子是我们山林地区常有的野物嘛！看见了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可是第二天一早就传出话来了。说是洪桑波斗了寨神，惹得寨神生了气，把他的狗派出来了。他们说豹子是寨神的狗！按照那些迷信的说法，我洪桑波斗了寨神，寨神总会要找我算账、报仇的！好象寨神不显灵，那才真是千年万年不会有的事啦。所以附近一有风吹草动，他们就说洪桑波要出事了。我自己因为天天搞生产，有时还要出去开会，忙得把这些事都忘了，可是寨子里的人却一直在替我着急，为我担心害怕。我劝他们说，上回斗了寨神，沟也没有填，鬼房也没有盖，大家不是好好的平安无事吗？他们听我这么说时，也不跟我争，也不跟我辩，一个个只是摇摇头就走开了。好象我这个执迷不悟的人，终久要吃大亏似的。……

到了今年十月。有一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，忽然觉得全身的骨头发酸，头也有些昏昏沉沉的，我把这告诉了我老婆。她说我这几天开会熬多了夜，想法子歇一两天就会好的。正好这几天田

里的事也不多，我就在家里休息，社长和支书一上午不见我，便跑到我家里来找。一看我的神色不对，便说，洪桑波，你害病啦！烧得脸都发红了。我听着支起半个身子想坐起来说话，可是只觉得舌头发麻，不怎么灵活了。想把头摆过去，觉得这头颈骨也不听话，直挺挺的动不得。我想，这是什么病呀，来得这么猛？社长和支书见我这个样子，转身就跑出去，找来一个担架，亲自抬着我，要往医院里送！

我们寨子离市镇有三十多里。那里有个大医院。社长跟支书抬着我还没有走出寨子，几乎全寨子的人，大人小孩、男男女女都围上来了，有的从家里出来，有的从田里赶回来。我这生病的消息真比红裙鸟飞得还快，好象连附近的几个寨子都知道了。我当时虽然病了，心里可还明白。我这生病的消息传得这么快，不是好兆头！一定又会有什么怪话要传出来了。果然不错，我们的担架一步步往外抬，从寨子外面赶回来的人，老远老远见了，就慌慌张张喊：“怎么！队长出事啦！给鬼咬啦！”开先社长听见人家这么问，还耐心向他们释解说：“不是鬼咬，是得了急症，要他们不要乱说。”可是后来跑来看热闹的人都这么问，他抬着担架连回话也来不及。我躺在担架上看见围上来的人，一个个脸色都是又紧张，又难过。他们这回都相信，我生病是寨神来报仇了。他们说，这么个威虎虎的队长，今天到底给寨神派鬼咬倒啦。由不得越想越害怕。可是害怕之中，又有几分难过。想起我平日也好，那回跟寨神斗也好，哪一件不是为了全寨子的生产出力。现在看见我病成这样子，才一天工夫就要抬着出去，有不少妇女跟在担架后面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全寨子的人无言无语把我送到寨子外面，忽然不少人都朝后看。原来是我老婆一手抱一个、一手牵一个孩子，哭喊着来了。她的身边还跟着一个男人，那是我干妈的

儿子，名叫月亨波。这时候我干妈年纪大了，来不了，便打发她儿子追来找我，说我得罪了寨神，给鬼咬了，叫我千万给寨神上香认错求情，要不连命都会没有了。我老婆看见我的病一下子来得这么猛，也急昏了头，一个人全没有了主意。她拖着孩子追来，一手扯着担架，哭声哭腔地说：“孩子爹，眼前这身子不由你作主啊！——寨神差了鬼来害你，你认个错，求个情吧！只要你开句口就行了，我替你到奘房里去找老佛爷……”我老婆一边说一边哭。这时候全寨子的人都围过来，多少双眼睛好象在劝慰我说，你好好听你干妈和你老婆的话吧，不要这样作践自己了。我在担架上听着，看着，想把脸转过来，可是转不动，头颈骨还是硬得象一根棍子，还一阵阵的作痛。不过我的脑子倒是清醒的。我看着我老婆哭，还有那个比亲兄弟还亲的月亨波也含着眼泪望着我，我心里也有几分发慌。因为这十多年来，我从来还没有害过这么重的病，才一天功夫，就病成了这个样子，自己心里也很着急。我一时气闷得全身发燥，连喉咙里也直往外喷火，口干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四周的人看见我不做声，便一起来劝我说：“洪桑波队长！你就跟你老婆说一句吧，我们全寨子的人都愿意为你去求情，只要我们诚心，寨神会饶你的！你快说吧！你不说，点点头也行！”四周的人一股劲地催着。我斜着眼睛看看我的老婆，她哭得前仰后倒，那眼光比什么哀求的话都可怕！我觉得我这时候要说出一个不字，她一定会气绝昏倒在我的担架旁边。我不能这么狠心，我只好什么也不说，我打定主意什么也不能说出来呵！……

就在这时候，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后面传来。顿时我只觉得担架一震，接着，围在担架边的几个女人都被从后面涌上来的人挤倒了。马上我看见我的干兄弟月亨波跟几个同寨的人一冲